

# 好日子,依山傍水

□耿军平

却是上初中的时候。

2002年,我调进县城,在政府大院上班。有一次,三夏大忙前夕,单位去店头下乡检查,在一架大沟的下坡转弯处,一片亮闪闪青汪汪的苍茫水域,明明赫赫扑入了我的视野。我很兴奋地问:“这是哪儿?永寿还有这么大的水?”

“是羊毛湾水库。”

“水边的村子是啥村?”

“这边是樊家河村,那边是好时河村。”车内的人忽然大笑起来。因为自己的无知,我感到羞愧。不过,想起初中的记忆,值得庆幸的是,我终于将樊家河、好时河,与羊毛湾水库联系在一起。

2021年槐花节期间,我们邀请来了中央电视台七套的两名记者。一位叫张琳舒朗,眉清目秀,是个90后编导;另一位叫刘钰柱,敦实憨厚,从山东调往央视,专司采访摄像。5月中旬,夏日炎炎,河谷里连一丝风都没有,我陪着他们在樊家河村采访了两天。我们先后穿过郁郁葱葱的苹果园,巡游了河滩上的牡丹园,走访了几户农家乐,也航拍了村子上空和羊毛湾水库斑斓壮观的风景。

一来二去,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发现来这里的外地人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络绎不绝。凑上前与村里人攀谈,他们说这几年来河边游玩的人越来越多,特别是节假日,周边的亲戚朋友自驾游的最多。平时来的人大多是外地钓鱼爱好者,几乎每天都有,他们带着吃的喝的,河边一坐就是一整天。哪怕青天红日头,哪怕斜风凉细雨,河边也仍然有钓鱼的人。

顺着店镇镇长王高林书记的指点,我们远远望见羊毛湾水库周边有好些钓鱼者。循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,我们蹑手蹑脚地凑了上去,摄影记者李铁柱扛着相机,从不同角度拍着,只见那些钓鱼者脸膛黧黑,全一溜儿坐在河边的遮阳伞下,或粘着鱼饵,或甩着钓钩,或掣着鱼竿,默默地忙着手里的活儿。让我感到最奇怪和纳闷的是,他们之间大概隔一米远近,好长时间连一句话也不说。他们身后的大袋子,口儿大开着,邋里邋遢地装着方便面、啤

酒、果汁等食品,身边的网格格式鱼篓,半截浸在水里,半截露在岸边。

也许因为那两天刚好是周末,在水库边我们看到了好多游客。有老师领着十多个小学生来的,有儿女领着步履蹒跚的老人来的,有新婚夫妻携手来的,有几个家庭结伴而来的,有朋友邀约来的……在岸边,他们连说带笑,漫无目的地走着,时而感叹着绿汪汪的水,时而望着蓝天白云,时而指着对岸的村庄。

午饭时,我们来到鱼庄,他们的生意真是红火极了。所有包间都被人提前预订了,外边长棚下,一溜儿摆着七八张大方桌,也都坐满了游客。男人女人,老人孩子,说着笑着,热闹非凡。几个服务员都是从村里雇来的年轻妇女,她们不紧不慢,忙而有序,一盘盘特色菜肴很快就端上来了。绿生生的野芹菜,黄灿灿的炸油饼,纸巾一样薄软甚至透明的麦面煎饼……当然,招牌菜肴不用说就是喷香的鱼了,有清蒸鱼、糖醋鱼、酸菜鱼,还有好几种做法,我实在说不不上名堂。吃客们啧啧赞叹着,不约而同地竖起了大拇指。

鱼庄的老板叫樊永军,是樊家河本村人,头脑灵活,非常精明。一听说央视记者要采访他,满脸愕然。随即,特别热情,又是倒水倒茶,又是换衣服,并且喃喃地说:“天赐良机,百年一遇!”刚采访了他,他就有点按捺不住自己,兴冲冲地拉着美女记者张琳舒朗,大大方方地合了影。人们都说,这个老板真会宣传自己。

接着,记者把镜头对准了一个饭桌,那是三个家庭坐在一起。采访了一位年轻母亲之后,又采访了一个三四年级的小男孩。记者问:“你觉得,这个地方有啥好呢?”

小男孩一点都不扭捏,很机灵地说:“你看这天多蓝,云多白!山多绿,水多清!”

记者继续问:“还有吗?”小男孩扮了个鬼脸,大声说:“这里山美水美人更美!”

不知哪个孩子,最后又补了一句:“生活更美!”在场的人群中忽然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,还有人打起了口哨。

## 壬寅年小暑 (外二首)

□春草

古语温风是小暑,今日煊热未觉雨。

蓬庐解网摇蕉扇,画槛观荷燕子舞。

旷野碧黛渭水满,山林郁郁步纤徐。

细观绿鲜思绪起,望日汀州统景图。

## 南乡子·佛山

燕舞碧海阔,清晖熠熠耀水郭。峰耸如幕,樵山瞰星罗,

菖蒲婷婷荡绿波。

烘焙古炉火,圣域琼阁季华晖。翠敛黛螺,桃绽秀江河,

绮粲南国好放歌。

## 柳梢青·西宁赋

峡径烟柳,峻拔壁陡,湟水远流。池涌金城,瀑落玉砌,

凤雀琼楼。

亭台明月雄风,可记否?雪飞雨骤。青藏咽喉,神州翘

楚,锦绣千秋!

## 七月的主题

□诗村

七月 和掉进水里的绿太阳

热浪滚滚

小河加快了脚步

知了放开了歌喉

老槐树下,小狗耷拉着脑袋

老奶奶手遮凉棚,望天空

炊烟追赶白云

七月

绿色的草

绿色的玉米、谷子、水稻

绿色的湖水

七月

月亮,挂在树梢上

树木、房屋、小巷

静得出奇

偶尔有野猫叫

伴随着婴儿的吃语

……

流火,是七月的主题

绿色,永远是七月的颜色



黄河入陕第一湾 玉军摄

## 归来兮稻田

□李永明

似诞下的子嗣,茁壮成长起来。他们呵呵地笑着,像看待自己成长的孩童,从青春肌骨筋腱,到现在耄耋衰老。每一次目光投出去,看向土地的眼神多年没有变。

梯田的不远处,必有炊烟袅袅的小村庄,冒着烟火气,农家屋顶的炊烟升起来了,青壮的农夫直起了腰,那是家里妻子释放出召唤的信号,该回家吃饭啦。简陋的桌椅上已摆好了山野最淳朴的饭菜,他的脸上不知不觉地露出了笑容。白发老者也朝自家的方向望了望,家里的烟囱空荡荡的,他知道老婆又嫌收工太早。大亮的天,再干一会儿,他的腰又重新弯下了。

水田环着村庄,村庄系着水田。水田固住了土地,也固住了农人的根。

现在,这一片水田正在我眼前铺展开来。我常常发呆思考:这绿色是藏在时间里的,种子里的,抑或藏在大地深处,五月中旬开始插秧,刚插到水田的秧苗,瘦小、黄灰的,好像光秃的大地上长着标疏的头发。但几个日头一照,几场细雨一浸润,浑浊的水面渐渐就被一片翠绿的原野所取代。那些田便四通八达,它们的颜色较为深绿,把大地的绿色分成一块一块的,与现代生活绷紧了的笔直线迥异。要不了多久,寂寞的翠绿里就传来了蛙鼓,晨光熹微中它们咕呱得欢畅淋漓。

多年以来,我一直把青蛙和翠绿的水田联系在一起。没有它们,一片稻田就死气沉沉的,而现在,青蛙开始捣鼓,蜻蜓也在绿上飞舞,但秧苗董鸡很少听到了。记得董鸡的叫声很特别,像一个骄傲的学生,躲在秧田一角,擂鼓似的不时叫着“懂、懂”的声音。我小时候曾一个人拿着竹竿寻声找它,说来不好意思,它的叫声让我联想到烤肉的香味了。我从来没有逮住过董鸡,它有时从某个角落突然飞蹿出来,跃过我的头顶,扑愣愣地飞到另一块秧田去了,无边而茂密的秧苗是它最好的屏障。而秧鸡我曾经逮到过,它脚大趾长,大小像家养的小鸡。我没有舍得吃它,把它养了起来,后来它却聊空飞走了。

一过夏至,秧苗再不管身外的物事,它们只顾一味地吸饱水田的精气,让一片稻田整日都响着“噼噼噼”的声音,像木头在烈日下炸开,像大地在

微微喘气,细切而分明。秧苗长得越来越壮,水稻开始扬花。烈日下的风一吹,无边的绿色上面腾起一层隐隐约约的黄色粉雾,混杂泥腥的气息,稻香熏人,让人嗅到后不由得打出一连串喷嚏,吓得田里轻狂的蛙鸣戛然而止,秧叶上停着的各色蜻蜓也一齐纷纷起舞。

每年秋收之后,大地删繁就简,一片荒凉。农民走了,青蛙、蜻蜓、蜘蛛、水虱子也不见了,稻田里的谷茬枯黄,在阳光下泛起一些灰白色,稻田里还有一摊摊水,映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蓝天和白云,像随意截取的吉光片羽,那是随意抛起的风景。田埂上,水田里,会有一两只白鹭,有时三五只,或者十数只,它们或立或行,或觅食或嬉戏,有时也飞绕一个小圈子,又落在附近的树梢上,山寒水瘦,不那么打眼的苍鹭这时也突兀于眼前。

走进一个个村落,有些空荡,几只狗警惕地注视着来人。喊了半天,屋里才出来一个老人或妇女的身影,孩子的爹妈多数都外出打工去了,留下孩子在家像野草一样疯长。

我不知以后还有谁来经营这一片绿色,让这水田重复着一年的轮回,除了那些白鹭、青蛙和蜻蜓。回想起来,我还是在二十多年前亲近过它,那时每个漫长的假期我都落脚在生于斯的老家。八月处暑后的每天清晨,我们就扛着铁锹、箩筐,披着清霜和残月的余晖向田野进发,方圆几里的稻田都是一个村庄的,星光下各种昆虫的叫声细碎而繁密。一个星期的劳作,我最后倒在田里就能美美地睡上一觉,那时觉得人生第一幸福乃是睡觉。我对稻谷沉重的认识来源于此。在这之前,我只晓得在大人们干刀万刃的诅咒声中举着筒光趁夜逮黄鳝,把辛苦平整出来的秧地踩得一塌糊涂,或者在洪水季节,兴奋异常,天还没亮就抓起稻田里的泥鳅、鲫鱼、鳊鱼,泥鳅全部聚集在水田的决处,一笼子下去就是活泼乱蹦的一两斤。现在甚至连火烧斑、马虾、蚌壳、螺蛳、蚂蟥都很少见了。

如今,时过境迁,村庄里的烟火味淡了,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赚钱,家里只留下空巢的老人守护着家园,生活返璞归真后,我心里依然怀念那一汪汪水田,心里默默地呼唤着归来兮稻田。

## 灞河上

□丁彩玲

灞河,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和诗情画意的河流,因为有了它,便有了“灞桥风雪扑面纱”如诗如画的美景。灞桥两岸筑堤五里,栽柳万株,每当早春时节,春风扑面,烟雾蒙蒙,柳絮飘舞,宛若飞雪。古人有折灞柳头赠别的习俗。有文献记载,最早可见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中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隋唐时期,文人雅士不断写诗作赋,灞柳赠别就被定格下来。唐朝时,在灞桥设有驿站,人们在此迎送宾客,折柳相赠,依依惜别,留下了不朽的诗词篇章。《全唐诗》中,描写“灞水”“灞桥”“灞柳”的诗篇多达114篇。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。

在灞河中游段,已建成了灞桥生态湿地公园。流动的河水,水鸟飞翔;绿色的堤岸,碧波起伏;绮丽的花海,百花吐艳。柳丝飘拂,轻抚河面。我沿着水边的林阴道漫步前行,流淌的河水是黄色的,我怀念中的灞河水不是这个颜色。是因前不久一场雨,将南山的泥沙冲刷下来所致?河岸边,水中的小岛上,柳树成片成林,随着阵阵刮起的河道风,柳树随风摇摆,像舞娘婀娜动人的舞姿。我情不自禁地揪住一根柳丝闻了闻,一丝清香沁入心脾。我又蹲下,缓缓将双手放入河水中,冰凉得舒服。行走到了一个丁字路口,眼前一亮,好大一片荷塘,荷花竞相开放。别处花已开败,此处花却正艳,有的正含苞待放,真是大自然界的神妙啊!

我在河岸旁的一排长凳上坐了下来,凝望空中飞鸟盘旋,滩上众鸭嬉戏,水打漩涡圈圈,密密扎扎的芦苇顶芦花如雁翎……

“这真是原生态的美妙景色啊!”我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声。

“早年的灞河更有趣!”一个陌生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。我吃惊地回头望去,只见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坐在另一条长凳上。我笑问:“眼前的这一切难道还不美吗?”

“你见过灞河原来的样子吗?”他盯着我的眼睛反问了一句。于是,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自己村子旁边的这条河。他说:“我是在灞河里泡着长大的,小时候,灞河里的水很清,能看到河底的石头,河床平坦,沙子又细又柔。每到夏天,光着屁股就下了河,和小伙伴游泳、打水仗。灞河里有各种鱼,还有鳖、虾等。一场暴雨过后,水退下去了,我们就去拾鳖。鱼很多,下河随便捞,很快就是一大盆子。虾也很多,用网在一处河道口一堵,提起就是一袋子。那时,咱陕西人不吃这些,全拿到从上海迁来的国棉厂(今纺织城)门口卖了。”

“呀,真的这么好?后来呢?”我着迷地问道。

他继续说:“后来一段时间,因为建设,清澈见底的河变成了黄泥汤……”

听着这位灞上老人的讲述,我联想到记忆中的浐河,它有着和灞河同样美好的过去。小时候在浐河里玩,带的银手镯掉进河里,水清沙柔,一下子就捞了上来。浐河当时有三道大河,一条小河,平时中间有沙滩,发大水时就漫成了一片。小河岸浸水的地方,杂草丛里有螃蟹窝,一抓一个准,还有水蛇、鳖在河滩爬行。妇女在小河边洗衣裳,小孩在小树林里拾地软。瓜果成熟季节,沙地里的西瓜、甜瓜香甜如蜜,红核小毛桃酸酸甜甜。

令人欣喜的是,西安市政府近几年不断治理浐河流域,要使“八水绕长安”变成“八水润西安”,浐河、灞河面貌已发生了巨变。站在古灞桥上:“远望秦岭,白云悠悠绕山岗,近观灞河,碧水盈盈柳成行。”如诗如画的田园河图令人陶醉。

